

## 南美萬花筒(一)

Ricardo Chaneton 來自委內瑞拉，他先在西班牙德尼亞 (Dénia) 的米芝蓮三星餐廳 Quique Dacosta 做學徒；後又赴法國芒通 (Menton) 的名餐廳 Mirazur 工作。這期間，他頗受阿根廷籍主廚 Mauro Colagreco 器重，數年間做到頭廚。離開 Mirazur 後，Ricardo 來港擔任 Petrus 餐廳主廚，彼時他才二十八歲。然而酒店法餐廳的條條框框頗多，Ricardo 要全然發揮自己的特長可謂難於上青天。

二〇二〇年 MONO 開業，Ricardo 才得以徹底實踐自己的烹飪理念。Ricardo 的家庭血統有意大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阿根廷基因。在職業生涯中，他又吸收了西班牙菜和法國菜的精華；在港多年，他從亞洲飲食上亦獲得不少靈感。這樣豐富多彩的文化背景無疑為他的創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動力。

在 MONO，他好比一個衣錦還鄉的遊子，重新拾起家鄉的鍋碗瓢盆，讓南



▲ MONO 餐廳的酸麵包及 Eva Aguilera 橄欖油。作者供圖

美風情通過他經過正規法餐訓練的雙手散發出不一樣的魅力，也讓 MONO 成為了香港食客窺探南美飲食的萬花筒。

從麵包開始，就可以看出多元文化的衝撞與和諧共存。餐前的酸麵包用的是南美的老麵 (masa madre) 技法，與歐洲酸麵包 (sourdough) 有異曲同工之妙。

MONO 的老麵已培養超過六百年，製作時加入紅黑白三種藜麥 (quinoa)。烤製後熱氣騰騰上桌，外殼酥脆，裏面柔軟蓬鬆，不似尋常酸麵包那麼酸，反而透着淡淡甜味。再配上來自加泰羅尼亞地區年產量僅九百升的



▲ 米埃哈爾鴿子配墨西哥混醬及木薯。作者供圖

有機阿貝金納 (Arbequina) 橄欖油，一口接一口，全然忘了要少吃碳水。

安第斯山脈是陸地上最長的山脈，無論南北還是不同海拔間，物產都有極大的多樣性。最近吃的一道名為安第斯蔬菜沙拉 (Andean vegetables salad) 的菜式，集合了多種南美根莖蔬菜，小小一盤沙拉用了秘魯黃馬鈴薯、沙葛、佛手瓜、塊莖金蓮花 (mashua)、胭脂仙人掌 (nopal)、塊莖酢漿草 (oca) 和木薯等多種植物。這些蔬菜或甜或酸或清鮮，搭配在一起讓沙拉的味覺體驗變得此起彼伏。

隨同沙拉的配菜裏有 MONO 版本的

causa。causa 全名為 Causa limeña (利馬的 causa)，是所謂地理發現前就有的一個秘魯食品。早期版本的 causa 用綿軟的秘魯黃馬鈴薯製作，混入搗碎的辣椒即成。後來加入了檸檬汁，逐漸形成了現有的形制，此物常用來作前菜。

MONO 的版本融入了秘魯紅椒 (rocoto chili) 和卡拉瑪塔 (Kalamata) 橄欖，讓 causa 的味道層次更為豐富，是一種巧妙的融合改造。

我很喜歡 Ricardo 做的鴿子配墨西哥混醬 (mole)，鴿子以法式烹飪手法處理，搭配源自墨西哥的混醬，形成了全新的味覺體驗。「mole」這個詞來自納瓦特爾語 (Nahuatl) 的 mōlli，即醬的意思。眾所周知「咖喱」來自泰米爾語 kari，亦是醬的意思，因此不妨將 mole 理解為咖喱的墨西哥版本。

第一次拜訪時吃的是布雷斯地區 (Bresse) 米埃哈爾 (Miéral) 家族養殖的鴿子，熟成五日後，上火微烤保持生嫩狀態，肝臟則製成慕斯附上，搭配煎烤後的木薯 (manioc)，最後配合墨西哥混醬。混醬帶來的味覺變化，配合充滿野味的半熟鴿肉，彷彿在口腔裏進行一場大實驗，鮮甜鹹香辣各種味覺

出，讓我印象深刻。

墨西哥混醬是這道菜的靈魂，它可與多種食材配合。在 MONO，主廚亦會選用產自法國市鎮聖帕泰爾恩拉克 (Saint-Paterne-Racan) 的拉康鴿，再配上沙葛，又是另一種體驗。而混醬與鴨肝或大西洋白姑魚 (corvina) 搭配又令食客品嘗到新滋味。

坐在吧台位可以觀看二十一種原料在火山岩製成的研鉢中被研磨攪拌，形成味道層次豐富的混醬。第一次拜訪時經理 Mauricio 給我手寫了其中用到的原料，除了食客可嘗出的辣椒和甜椒 (具體品種肯定分辨不出)、產自委內瑞拉卡魯帕諾 (Carúpano) 的百分之七十黑巧克力和八角之外，還有杏仁、榛子、芫荽、韓國辣椒粉、蔗糖……

## 建材市場

我想買一根窗簾杆，無奈所需的尺寸在宜家另一個傢具城早已脫銷，預訂單因為疫情影響了運輸，訂的貨也遲遲不到。於是，我走進了建材市場。

上一次來這個建材市場，是前年的聖誕節。我在這裏買了一棵兩米高的聖誕樹。是的，這個建材市場比想像的要豐富得多。

建材市場，顧名思義，就是賣建築材料的地方；往往長得像一個巨大的倉庫，分室內和室外兩個部分。早就聽聞大部分的德國人動手能力都相當強，幾乎人人都可以當半個木工電工。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只要有車庫的家庭，車庫裏都有個小型「車間」。這個「小車間」的配置，自己做點傢具什麼的完全沒有問題。

於是，德國的建材市場賣的原材料可以相當的「原始」。比如說砍下來稍作處理的樹，也可以是一大塊一大塊切好的大理石，各種鋁合金、鋼鐵杆兒可以有好幾米長，需要多長切多少。於是，我看到了我需要的、粗細顏色都是我要的。可是想到要如何切，切了又如何處理杆的兩頭，我還是搖搖頭離開了這一片「原始」材料區。

我並不擔心，因為建材市場從原始材料，到半成品，到成品，都應有盡有。離開原始材料區，我路過了琳琅滿目的工具區。這些工具都按照類型分好，然後按照尺寸大小排列起來。比方說一個鐵鋸，有電動的和非電動的，有用來專門切



柏林漫言  
余逾

木頭塊兒的，也有專門挖洞的。大大小小一個牆上掛了上百種各式各樣的鋸子。我心中暗暗感嘆，這要怎麼才知道應該買哪一把？

我在窗簾區順利地買到了想要的窗簾杆，放在購物車裏，決定繼續再逛逛。旁邊是一片「衛生間產品區」，從馬桶、洗手池、鏡子櫃，到肥皂盒、馬桶刷，只要是在衛生間裏能看到的東西，這裏都有賣。

走過燈的區域，便到了動植物區，這裏是我最喜歡也最有趣的部分。你可以買到適合各種溫度的綠植，從仙人掌到食人草，從蘭花到茶花，從土培到水培，從觀賞綠植到蔬菜香料植物，應有盡有。

小朋友到了這裏彷彿來到了植物園，但很快，他們便被旁邊的「動物園」吸引過去了。那邊有一大片魚類和鳥類，最可愛的必須是那幾個玻璃間裏的兔子和倉鼠。櫥窗面前，都是圍觀的小孩，這裏顯然成了大人逛建材時的「臨時託兒所」。

毫不意外的，「動物園」旁邊是動物用品區。在這裏你可以買到所有常見寵物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甚至還有用來餵養變色龍的小蚰蚩兒。

原本是要買窗簾杆兒的我，最後出門時，推了一大車綠植、狗糧和一些我覺得自己有可能用得上，卻從來沒試過的工具。我也想學習一下德國人，自己動手來做點什麼。比如說，先試着自己裝個窗簾吧。

## 胡同的眷戀

人到老年，最容易回憶的是，小時候長大的地方。過去不以為然，但年紀大了，有了切身的體會。

我小時候住在朝陽門外縱橫交錯的胡同裏，我家位於三條橫胡同。這片胡同面積很大，從一條到七條，東西走向，胡同之間還有橫胡同，把胡同連成一片。我們住的院子不大，但是三間北房，陽光充足。院子外面是一個空地，有一棵大槐樹，那是女孩子玩耍的地方，男孩子彈球、抓蜻蜓另有所好。上學是關廟大街對面的神路街小學。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後來我們搬進城，離開了這片胡同，但我心裏一直眷戀着它。

沒想到的是，五十多年後，我受命出使韓國，在漢城（今首爾）我又與胡同打上交道。剛去時，我住在臨時住所，離梨泰院不遠的一條胡同裏。那條胡同很窄，兩車相遇，錯車都十分困難。我禁不住想

起北京前門外的小胡同，只能走人，對面來人要閃開。當然住在這條胡同也有一個好處，逛五光十色的梨泰院夜市比較方便，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達。

在臨時住所住了幾個月後，中國駐韓國大使館修繕完畢，我們搬進明洞正式館舍。

明洞是漢城有名的鬧市區，胡同或稱小街很窄，店舖一個挨一個，而且是單行線，只允許車輛魚貫向單方向通行。我們只要一走出大門，立刻匯入人潮之中。來這裏逛街的主要是青年男女，也有一些外國人，他們打扮入時，挽臂前行，歡聲笑語，連成一片。入夜，燈光閃爍，商店、餐廳、咖啡館，顧客盈門，更是熱鬧。我們在這裏住了幾年，有時間也在小街上逛一逛，不過那蜘蛛網似的小街，始終沒有搞清楚，有時還會迷路。

小時候的記憶最不容易遺忘，我至今記着朝陽門外的小胡同，也記着漢城的小街。

## 期待重走戈德曼北行之路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春節前收到僑居德國的吳偉栗先生託人從內地寄來新鮮出爐的中文版《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全書逾三十九萬字，撕掉薄膜包裝，聞到淡淡的油墨香，封面採用鋼筆畫設計，配上紅字書名，與我見過的那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德文原著封面頗有幾分神似，封底有著名作家唐浩明以及兩位學者中國社科院馬忠文、復旦大學戴海斌的推薦文字。吳先生告知，這本書剛推出就榮登內地「文藝聯合書單」第一名，內地權威的自媒體平台「學習強國」專門介紹此書，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我知道他為這本書付出不少心血，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大功告成，很為他感到高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說明」中指出，「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體中，我們需要歷史的溝通、文化的溝通，需要消除偏見、需要相互尊重。這也是這樣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種價值和意義所在。」作為這本書中文譯稿的最早讀者之一，我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卓越識見非常欽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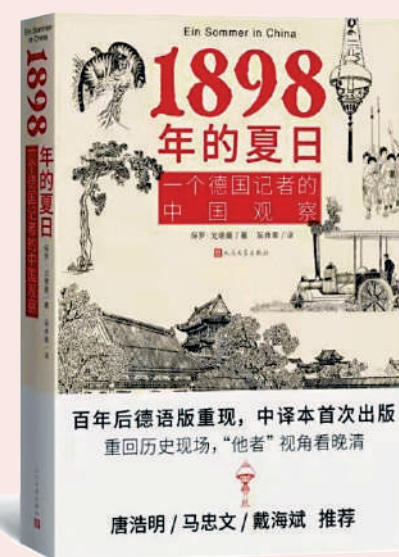
吳偉栗作為該書的譯者在「後記」中提到本人，以及《大公報》姜在忠社長、皇朝家居主席謝錦鵬先生對這本書的出版的支持，讓我也有一點點滿足感。二〇一八年夏天，我們幾個好友家庭結伴歐遊，我的學生、移民德國多年的 Simon 悉心為我們安排整個行程，在德國的國王湖附近一家小酒店，我首次見到這本書的德文版（原名《Ein Sommer in China》）和部分中文譯稿，酒店的東主吳偉栗先生是 Simon 的朋友，為人熱情好客，和我們一見如故，正如吳先生在

春節前收到僑居德國的吳偉栗先生託人從內地寄來新鮮出爐的中文版《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全書逾三十九萬字，撕掉薄膜包裝，聞到淡淡的油墨香，封面採用鋼筆畫設計，配上紅字書名，與我見過的那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德文原著封面頗有幾分神似，封底有著名作家唐浩明以及兩位學者中國社科院馬忠文、復旦大學戴海斌的推薦文字。吳先生告知，這本書剛推出就榮登內地「文藝聯合書單」第一名，內地權威的自媒體平台「學習強國」專門介紹此書，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我知道他為這本書付出不少心血，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大功告成，很為他感到高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說明」中指出，「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體中，我們需要歷史的溝通、文化的溝通，需要消除偏見、需要相互尊重。這也是這樣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種價值和意義所在。」作為這本書中文譯稿的最早讀者之一，我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卓越識見非常欽佩。

吳偉栗作為該書的譯者在「後記」中提到本人，以及《大公報》姜在忠社長、皇朝家居主席謝錦鵬先生對這本書的出版的支持，讓我也有一點點滿足感。二〇一八年夏天，我們幾個好友家庭結伴歐遊，我的學生、移民德國多年的 Simon 悉心為我們安排整個行程，在德國的國王湖附近一家小酒店，我首次見到這本書的德文版（原名《Ein Sommer in China》）和部分中文譯稿，酒店的東主吳偉栗先生是 Simon 的朋友，為人熱情好客，和我們一見如故，正如吳先生在

春節前收到僑居德國的吳偉栗先生託人從內地寄來新鮮出爐的中文版《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全書逾三十九萬字，撕掉薄膜包裝，聞到淡淡的油墨香，封面採用鋼筆畫設計，配上紅字書名，與我見過的那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德文原著封面頗有幾分神似，封底有著名作家唐浩明以及兩位學者中國社科院馬忠文、復旦大學戴海斌的推薦文字。吳先生告知，這本書剛推出就榮登內地「文藝聯合書單」第一名，內地權威的自媒體平台「學習強國」專門介紹此書，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我知道他為這本書付出不少心血，現在終於如願以償、大功告成，很為他感到高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說明」中指出，「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體中，我們需要歷史的溝通、文化的溝通，需要消除偏見、需要相互尊重。這也是這樣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種價值和意義所在。」作為這本書中文譯稿的最早讀者之一，我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卓越識見非常欽佩。

去年收到吳先生傳來全書中文譯稿，讀完後在本欄寫了《德國記者筆下的清末全景圖：1898》一文，搶先一步向讀者推介這部優秀作品，現在這本書已經正式出版，我想借本欄再次推薦。唐浩明說「這既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文學書」，我認為寫該書加上一句：還是一本新聞採訪和寫作教科書。作者的現場觀察和描寫、



▲《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今年一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後記」所說，當時我以「職業的嗅覺肯定了這本書的價值」，在場的傳媒行家陳耀桂、吳秋文，以及對文化事業情有獨鍾的謝錦鵬先生也建議盡快將此書翻譯出版。後來吳偉栗不止一次專程來香港聯絡出版事宜，一來二去，我們便成了好朋友。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受近兩年疫情影響，我們和吳先生一起到法蘭克福等地考證這本書作者戈德曼 (Paul Goldmann) 生平的約定，變成吳偉栗一個人的旅程，果然，戈德曼不是一個普通的記者，而是德國記者協會創會主席，除了這本《1898年的夏日》，還出版過多部著作，他還是一名反納粹鬥士。

去年收到吳先生傳來全書中文譯稿，讀完後在本欄寫了《德國記者筆下的清末全景圖：1898》一文，搶先一步向讀者推介這部優秀作品，現在這本書已經正式出版，我想借本欄再次推薦。唐浩明說「這既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文學書」，我認為寫該書加上一句：還是一本新聞採訪和寫作教科書。作者的現場觀察和描寫、

與採訪對象的對話等等，精彩紛呈，特別是寫拜訪權傾朝野的李鴻章、榮祿，以及著名外交官陳季同、上海道台蔡鈞等。戈德曼在北京採訪在戊戌變法中被解職賦閒的李鴻章，書中寫道：「李鴻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質拐杖，由於他喜歡把自己當成是中國的俾斯麥（這是某些歐洲馬屁精一直對他說的奉承話，說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來一支鐵血宰相晚年攜帶的拐杖複製品也不無可能。」晚年李鴻章的確有一支形影不離的手杖，但不是俾斯麥拐杖的複製品，而是他兩年前（一八九六年）訪美時，卸任美國總統格蘭特 (Ulysses S Grant) 送給他的。

去年下半年本港疫情比較清靜的時候，新聞聯理事會開會商討如何幫助年輕一代新聞界從業員更多了解中國歷史、增進國情認識，當時我介紹了這本即將出版的舊書，並且提議，等疫情進一步穩定、和內地恢復通關之後，舉辦一項重走戈德曼採訪中國路線的活動。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戈德曼從香港登陸，開始長達半年的中國之旅：經廣州、上海、漢口、武昌、膠東半島、天津，最後一站北京，在他離開熱那亞碼頭啟程赴中國的一個多月前，德國強迫清廷簽訂《膠澳租借條約》，為期九十九年；而他搭船離開香港前往上海大約一個星期後，英國強迫清廷簽訂條約，租借新界九十九年。同月，北京發生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期間，戈德曼在漢口、武昌、芝罘、天津等地採訪，對各方面做了比較客觀的記錄和分析。如果說，一百年前這名德國記者是以「他者」視角看晚清，那麼，今天新一代記者重走這條路線、重回歷史現場，可以親眼目睹、親身體驗我們國家一個世紀以來的變化，筆者非常樂意與年輕記者們一路同行，去尋找這位外國前輩的足跡。

## 「超融體」

成都市美術館現正舉辦「超融體——成都雙年展」，主題展分為八個板塊：多態共生、家園共棲、智能共振、時潮共燃、生態共度、意匠共鳴、民族共情、美育共線，共邀請到海內外二百七十餘位（組）藝術家參與。其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海外藝術家有來自英國的安妮施·卡普爾、托尼·克拉格，來自德國的卡塔琳娜·格羅斯等。展期至四月六日。



市井萬象

